七彩语文中学语文论坛 2022-02-15 19:00

生命价值的不懈追寻与突破

——从《滕王阁序》看古代文人的不遇情结

李永宁

古代文人的不遇情结，源自对生命价值意义的追求。古代文人表达不遇的诗文，在表达个人命途的悲慨之外，也往往浮现对生命的求索，对家国的担当。《滕王阁序》可以说是集不遇情结之大成的作品，通过对《滕王阁序》的解读，可以勾连各种类型的不遇诗文，一方面完成对这些不遇诗文的梳理探究，另一方面，也通过对不遇诗文的深度挖掘，认识诗文深层的文化内涵，由此激发学生更为深广的生命体验，以承继古人的探索，面对现实的担当。

  《滕王阁序》在完成对滕王阁上所见胜景的描摹之后，很自然地由乐转悲。“天高地迥，觉宇宙之无穷；兴尽悲来，识盈虚之有数。”赏叹风物兴致正高时，往往悲从中来。在天地日月的浩大与永恒中，人生命的渺小与短促便越发清晰地显现。悲，既是感叹生命的易逝，又是触发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与探寻。王勃所悲具体为何？“望长安于日下，目吴会于云间。地势极而南溟深，天柱高而北辰远”，此句表面上写空间的阔大，实际上写现实与理想的距离。至“关山难越，谁悲失路之人”，更是将空有理想却不知路在何方的悲情，一泻而出。“怀帝阍而不见，奉宣室以何年”，又透露所失之路通向何方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，所谓“失路”正是“不遇”，是不得明君赏识，是无法施展怀抱，是无法实现人生的价值。

  这种将人生理想和价值实现寄托于“遇”的意识，在中国古代文化中，由来已久。“子贡曰：‘有美玉于斯，韫椟而藏诸？求善贾而沽诸？’子曰：‘沽之哉！沽之哉！我待贾者也！’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这里的贾者便是君王，而美玉就是文人的才华与理想。即便是孔子，才华的施展、理想的实现，也有待于君王的赏识，寄希望于帝王之“遇”。

  从“不遇”这个视角出发，我们就不难看出后文一系列典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。围绕着“不遇”，王勃表达了多方面的、复杂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情感。这让我们认识到王勃本人情感的复杂、内心的矛盾，也让我们看到古代文人逼仄的选择空间，看到“不遇”作为一种典型的文人命运类型所具有的某种必然性。同时，《滕王阁序》围绕“不遇”所表现的丰富性和复杂性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也相当全面地涵盖了古代“不遇”诗文的各种主题要素。

 一、不遇的原因

  “关山难越”中的“关山”所喻的正是通向“遇”的种种障碍。

 （一）不得帝王的青睐

  “冯唐易老，李广难封。”冯唐和李广，一个是虽有贤名，却始终不被任用；一个虽屡建奇功，却始终未被封侯：他们最终都没有得到帝王的赏识。这种写自己难得赏识，不能发挥自己的才干，最终壮志难酬的诗篇，是不遇诗中最普遍的。辛弃疾《水龙吟·登建康赏心亭》：“把吴钩看了，栏杆拍遍，无人会，登临意。”陆游《书愤（其一）》：“塞上长城空自许，镜中衰鬓已先斑。”所谓“无人会”“空自许”，都是不得帝王的赏识。

 （二）无人举荐

  “杨意不逢，抚凌云而自惜；钟期既遇，奏流水以何惭？”在书生与皇帝之间，横着豪门权贵，他们既可能是阶梯，也可以是障碍、陷阱。即便已经身居高位，仍有可能被同僚被权贵所陷害。“钟期既遇，奏流水以何惭”，含蓄地表达了对主人阎公的期待。“杨意不逢，抚凌云而自惜”，则将无人举荐视为不遇的原因。从这里可知，举荐人在古代官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这在大量存在的干谒诗文中也得到体现。干谒诗本质上是不遇的文人用以求遇的工具，是不遇的一种特殊的表达。

  干谒诗文虽然也有名篇，但总有在人矮檐下的委曲。李白的《与韩荆州书》在干谒诗文中，已算是非常难得的颇有些豪气的文章了，然而即便如“所以不归他人而愿委身国士。倘急难有用，敢效微躯”这样的文句，也毕竟与得意时“仰天大笑出门去”的狂放，失意时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”的傲骨无法相比。再看孟浩然的《望洞庭湖赠张丞相》：“八月湖水平，涵虚混太清。气蒸云梦泽，波撼岳阳城。欲济无舟楫，端居耻圣明。坐观垂钓者，徒有羡鱼情。”前四句开阔宏奇的境界也因后面有求于“舟楫”的干谒之情失色不少。

 （三）时运不齐，命途多舛

“屈贾谊于长沙，非无圣主；窜梁鸿于海曲，岂乏明时？所赖君子见机，达人知命。”“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。”《论语·泰伯》中的这段话，令多少贫且贱的文人哑巴吃黄连。王勃所处的初唐，应该当得起“邦有道”了，而按照孔子的说法，没有为国家效力、只是三尺微命的王勃，可算是士人之耻了。好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，贾谊、梁鸿虽都处在有道明君之时，却最终不得重用，其中原因只好归于命，归于机缘。所谓命，其实就是各种难以名状、难以控制的原因的总和。这种抒发对时运对命途的感叹的，在古人不遇诗文中亦多有体现。鲍照《拟行路难》中的“人生亦有命，安能行叹复坐愁”，感叹运命难违。杜牧《赤壁》中“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”之句，则徒然艳羡周郎遇到东风的好命。

  不遇已成事实，面对不遇的心境也颇值玩味。

 二、不遇后的心境

  王勃不遇时的心境是相当复杂的，某种意义上说，也相当全面地涵盖了不遇诗所表达的情感类型：

 （一）淡泊洒脱

“酌贪泉而觉爽，处涸辙以犹欢。”前文已有“君子见机，达人知命”这样“看得开”的表达，而这里用“贪泉”“涸辙”的典故，更颇有颜回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的洒脱与淡泊。这种在不遇的境况中表现出的洒脱淡泊在古代诗文中也不少见。苏轼对自己险象环生一贬再贬的仕途，只用“早生华发、人生如梦”轻巧地自嘲，以“酹江月”之举，将个人的感发汇入历史的长河。杨慎那首著名的《临江仙》，“一壶浊酒喜相逢。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”更是将历史更迭尽付笑谈，个人荣辱遭际又何足挂齿。这些诗都可以看成不遇之后的通达：看得远，想得开，以更为深广的视角，审视个人的遭际，从而摆脱“不遇”带来的苦闷、幽愤。

  但真正如颜回那般不改其乐的人还是少之又少的，即便表示“处涸辙以犹欢”的王勃，其实也难掩心中的忿郁之情。

 （二）忧伤忿郁

  “孟尝高洁，空余报国之情；阮籍猖狂，岂效穷途之哭？”“报国之情”何其难得，却任由它“空余”，那一份愤懑不平挥之不去。“岂效穷途之哭”虽说不哭，但到底还是有埋怨己之所遇实属当哭之境。这种因不遇而带来的幽愤愁怨在古代诗文中有更多的表现。如“徘徊将何见？忧思独伤心”（阮籍《咏怀》），“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（陈子昂《登幽州台歌》），忧思伤心，怆然涕下，理想难以触及，生命徒然虚耗，心中自然忧伤、悲怆。再如“名岂文章著，官应老病休”（杜甫《旅夜书怀》），愤懑不平而又绝望无奈。

  很多文人的不遇，不只是个人才志抱负不得施展，还有深厚的家国忧思。“倩何人唤取，红巾翠袖，揾英雄泪！”（辛弃疾《水龙吟·登建康赏心亭》），“戎马关山北，凭轩涕泗流”（杜甫《登岳阳楼》），个人遭际的悲苦和山河破碎的忧思汇在一处，与泪与涕同流了。

  当人生频遭不遇的时候，又该如何抉择如何作为呢？

 三、不遇后的抉择

  在《滕王阁序》中，王勃表达不遇后想要走的路，竟然也不是唯一的。

 （一）矢志不渝

  王勃虽然已经品味到不遇的酸楚，但他毕竟还年轻，人生路还很长，有的是机会，有的是希望。所以他着墨最多的地方，是他的不甘沉沦，是他的青云之志：“老当益壮，宁移白首之心？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。”“北海虽赊，扶摇可接；东隅已逝，桑榆非晚。”“无路请缨，等终军之弱冠；有怀投笔，慕宗悫之长风。”

  这些语句充分表达了王勃的不惧途险，不惮路远，即使身处困境，也乐观向上，不放弃自己高远的志向，不放弃一步一步踏实的努力。这种遭遇不遇的打击后，仍不放弃，仍然抱定自己的理想坚持不懈的精神，在不遇诗文中，也不少见。最典型的是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（屈原《离骚》），不因排挤打击，也不因长路漫漫而停下求索的脚步；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”（李白《行路难》），现实是恶浪滚滚，但仍不放弃济沧海的志向；“白鸥没浩荡，万里谁能驯”（杜甫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），虽处困顿，但那依然昂扬不羁，依然刚毅勇决的风姿，跃然纸上。

 （二）不如归去

  另一种选择就是归去。王勃这篇序虽然主体上表达的是他的昂扬的豪情，但也有点滴的笔墨透出他的思归之情。“萍水相逢，尽是他乡之客。”他乡的漂泊孤独，自然激发人们的思归之情。这种思归在王勃来讲还有更具体的安排。

  “舍簪笏于百龄，奉晨昏于万里。”放弃功名的追求，回到父母身边，朝夕侍亲。这种思归的情绪在古诗中也有很多，思而未归的，叫作羁旅诗；回归田园的，叫作田园诗。归根结底，这两种诗所表达的仍然是不遇，是不遇情结的特殊表现形式。

  所谓羁，就是向前，前程不定，没有胜算；向后，回归乡里，又不甘心就此罢手。人卡在了求遇的路上。羁旅，仍然处在不遇、未遇的境况中。

  如《古诗十九首》中的《涉江采芙蓉》：“采之欲遗谁？所思在远道。还顾望旧乡，长路漫浩浩。同心而离居，忧伤以终老。”“所思在远道”，什么道？求遇之道；长路漫浩浩，什么路？离亲之路。求遇之路同时也是远离亲人之路。“同心而离居”，是一种在理想与亲情中的煎熬。

  又如马致远《天净沙·秋思》：“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。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。”天涯相对于家而言，断肠既是因为与家隔着天涯之远，又是因为西风瘦马得遇无期。而回归田园这一类，是既然不遇，就干脆也不求了。回归田园是古代文人另一个方向上的理想。远离世事的纷扰，远离名利的追逐，回归田园其实是回归内心的宁静。“羁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。开荒南野际，守拙归园田”（陶渊明《归园田居·其一》），人之于田园，正如鸟之于林，鱼之于渊，只有回到田园才能安享那一份自由与安宁。“人随沙岸向江村，余亦乘舟归鹿门”（孟浩然《夜归鹿门歌》），人随沙岸，余亦乘舟，不用心，不费力，何等自然，何等自由，这才是心归之处。

  这也正是孔子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”之意。或行或藏的外显，应对或用或舍的外境，这里的藏同时也暗含着不为外境所屈的守志不移的傲骨，回归田园就是藏。

  从这些不遇诗中，我们发现古代文人很多都走在这条求遇的路上。有的人达成目标，得遇明主；有的人还在路上，振作精神，脚步不辍；还有的人回到起点，在平静的田园里，在醺醺的酒意中，品味生命的意义，消磨功业的豪情。

  难道就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吗？

 四、“遇”的反思与突破

面对一篇表达某种特定情绪和遭遇的不遇诗文时，我们更多的是同情诗人的遭遇，并随诗人谴责昏聩的帝王、专权的权贵、谗言的小人等。当以《滕王阁序》为主线，梳理古代文人不遇诗文的种种表现，我们就能一方面引导学生看到中国古代文人这一群体，看到他们某种共同的特征，另一方面激发学生去思考这种不遇为何如此广泛地存在，激发学生思考王勃们除了在仕途上跋涉，除了回归田园，是否还存在别的选择。这种思考引导学生去挖掘“不遇”背后深层的思想、文化原因。

  《论语·子路》记载：

  樊迟请学稼。子曰：“吾不如老农。”请学为圃，曰：“吾不如老圃。”樊迟出。子曰：“小人哉，樊须也！上好礼，则民莫敢不敬；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则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，焉用稼？”

这个“上”，在孔子看来，就是唯一有意义的施展才华的对象。能以所学，影响“上”的决策，或者得到“上”的赏识而成为官员，是治国安邦造福于民的最佳途径。而种粮种菜自有农民来做，不是书生的本分。当所有读书人都将他们的目标确定为改变“上”、影响“上”时，那就不奇怪为什么“不遇”的现象会如此广泛地存在了——这恐怕是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了。

  美国汉学家狄百瑞在他的《儒家的困境》中，指出儒家的弱点在于对政权或掌权者的依赖。他们的理想不可谓不高远，他们的意志不可谓不坚定，然而将所有的希望寄托于帝阍，也必然是柔弱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这种“不遇”的必然性，更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把命运交到了别人的手上。

  对于古代文人人生道路的反思，很早就开始了，在《论语》中，我们就已经能看到隐者对孔子的质疑。而真正从实践层面上，影响了中国文人走向的改变，直到近代才开始发生。

  思想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龚自珍，“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才”（《己亥杂诗》）。“不拘一格”，我们至少可以理解为人才要有多样化的发展，打破单一的只朝向帝阍的人才成长模式。能使“上”好礼、好义固然很好，学稼、学圃也很不错，这就是不拘一格降人才。有不拘一格的人才出路，自然就会有不拘一格的人才。龚自珍之后的洋务运动，为不拘一格的人才的诞生，创设了外部条件，也开启了中国近现代新型的读书人的成长和任用模式。帝阍、朝廷不再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。从那时起，虽然文人（知识分子）的道路依旧坎坷艰险，但是渐渐地，书生们不再依赖，不再柔弱。文人的“不遇”成为历史，因为他们已经学会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。

  通过对《滕王阁序》的解读以及相关不遇诗文的梳理，我们可以从古代文人那里感受到他们对生命价值意义的不懈追求，看到他们对家国的责任担当；同时，对这种不遇的原因和不遇后心绪的分析，还可以引导学生站在更为理性的视角上去面对自己现实的承担，形成独立自由的人格，而不是将生活中的种种不平付诸人云亦云的抱怨。某种意义上说，这种对文化传统的理解与传承是批判性的，是扬弃的，是对健康人格的滋养。

- End -

本文选自《语文学习》2021，(04)

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。